

陈荣捷与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

Chen Rongjie and Chinese Philosophy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崔玉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陈荣捷 与 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

Chen Rongjie and Chinese Philosophy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崔玉军/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荣捷与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崔玉军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097 - 1647 - 2

I. ①陈… II. ①崔… III. ①哲学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9795 号

陈荣捷与中国的中国哲学研究

著 者 / 崔玉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周 丽

责任编辑 / 蔡莎莎

责任校对 / 涂 恺

责任印制 / 蔡 静 董 然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步步赢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8.25

字 数 / 390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647 - 2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考察的是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及陈荣捷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思想。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希望以陈荣捷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思想作为这一话题的切入点，从中发现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特征。我们认为，如果存在一个较为容易的认识中国哲学在美国的发展的线索的话，那么陈荣捷即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另外，作为 20 世纪海外最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权威之一，陈荣捷的学术研究本身也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在美国发展情况的一般考察，主要目的是厘清中国哲学在美国发展的大致脉络和线索，这是认识陈荣捷的学术贡献的必需入手处，也是我们把陈荣捷作为认识中国哲学在美国发展的主要切入点的原因。美国的中国哲学既是此前学界很少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人一时难以轻易把握的课题。20 世纪中期是中国文化在美国发展的关键时期，陈荣捷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儒学特别是宋明新儒学在美国发展的基础。20 世纪中国哲学在美国的最大变化就是从对先秦的过度重视转向兼顾秦汉之后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这也是陈荣捷在美 60 多年所孜孜以求的。单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哲学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发展，陈荣捷的贡献最大。

第二部分考察的是陈荣捷的学术活动，包括两部分的内容。其一是对陈荣捷的生平活动特别是其后半生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全面的评述。相信这是迄今最为完整的陈荣捷学术传记。其二是考察了陈荣捷主要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多半为国内学界所未见，有些则是直接译自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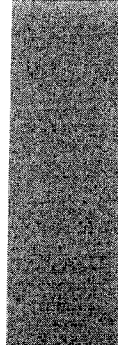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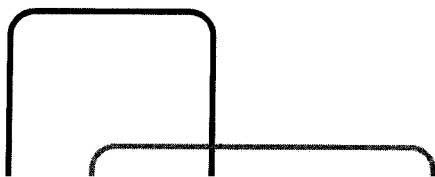
文。笔者也希望通过陈荣捷这条线索，引起国内学界对更多像陈荣捷这样的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进行深刻而广泛的研究。据笔者所知，像华人学者柯雄文、秦家懿、刘殿爵、黄秀玑及欧美学者狄百瑞、葛瑞汉、列文森等，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至今还没有引起国内学界应有的关注和回应。

第三部分是对陈荣捷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尽管陈荣捷的学术兴趣始终集中在中国哲学，但经历了三次由面到点的转变：40岁之前主要关注中国哲学的总体品格（他称之为“人文主义”），我们认为此时他尚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学术研究上自主性尚显不足。当他1942年转往达姆斯学院任教之后，直到退休，他将其研究兴趣从整个中国哲学转移到宋明600年的哲学发展。西方学术界素有中国“秦汉之后无哲学”的说法，陈荣捷将学术兴趣转向宋明理学，一是对这种误解有意识的纠偏，二是学术使命感不自觉的萌发。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从先秦转向宋明，我们不能说这是陈荣捷一人之功劳，但他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大量著述和翻译的多部宋明理学经典文献，的确为这一转向提供了文献上的支持。陈荣捷学术兴趣的第三次转变是一个逻辑上的自然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前后（也可以说更早一些），他从宋明理学进一步转向朱熹研究。我们可以说这是他60多年学术探索的最终归宿，但也无妨说是他从朱熹思想中找到了中国哲学的真精神——尽管在别人看来，他可能找错了人。

陈荣捷终其一生编译了《中国哲学资料书》、《老子》、《六祖坛经》、《传习录》、《北溪字义》和《近思录》等中国经典哲学文献，被誉为“当代的严复”。韦政通曾在《白鹿薪传一代宗——国外弘扬中国哲学六十年的陈荣捷先生》（《读书》1995年第3期）中说过，陈荣捷不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但在中学西传方面的贡献却无人能及。迄今为止，中国哲学文献的翻译工作主要以外国学者为主，中国学者参与者寥寥可数，哲学专业的只有陈荣捷一人。若要中国文化、儒学思想中的积极精神被更多的其他民族所接受，则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从此一角度来看，陈荣捷也给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或者教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的中心是陈荣捷的个案研究，但是笔者并不希望产生这样的误解，即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研究从无到有，到逐渐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是陈荣捷一人之功。众所周知，一种思想的流传从来不能归结为某个单一的因素，也不可能是一人一时所成。因为受到时间和学力的限制，本书没有对陈先生之外的学者作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这并不是表示我们忽视了其他前辈学者同样长期艰苦的努力。

最后，我希望就本书的价值说一下自己的认识。从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在其诞生地一直受到猛烈的攻击，与此相对照的是主张科学和民主的西学大盛。科学、民主自然是人类历史的大势所趋，但是文化的传承从来不能脱离本民族的生长土壤，否则便是无本之学。这就是时至今日诸多学者仍执著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也是中国文化虽经两千年风雨洗礼而仍薪火相传的原因——此其一。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迫切需要了解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然而，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的积极的精神——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为其他民族所了解的程度事实上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少得多。中国并不缺少饱学之士，缺少的是像陈荣捷这样的下工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文化世界的学者。据笔者所知，国内学界有此想法并见诸行动者还不多见。可喜的是，最近几年已经有不少学者和机构开始着手于中国经典的西译工作，此诚为幸事——此其二。一般认为，中国本土学者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也最有资格。从某些方面讲，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仍有未尽者。比如说，在评价孩子方面，做父母的当然最有发言权，但是如果要对自己孩子作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价，邻居、孩子的朋友甚至偶然的路人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为准确因而更有价值的视角，所谓当局者迷是也。在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本土学者和域外学者的贡献都不能忽视。事实上，近年来对儒学的研究，像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儒学与通识教育、儒学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热点问题，就是由海外学者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可以不赞成他们的结论，但不能忽视他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笔者希望本书是对此一问题更多研究的一个开始——此其三。



二 再回岭南·····	206
三 新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拓荒者·····	215
四 “白鹿薪传一代宗”·····	274
五 余论：作为中国哲学家的陈荣捷·····	299
 第三章 陈荣捷学术思想研究·····	306
一 中国哲学的几个问题·····	307
二 陈荣捷的儒学和新儒学研究·····	331
三 对朱熹的深度研究·····	357
 参考文献·····	379
 附录·····	398
附录一 陈荣捷先生年谱简编·····	398
附录二 陈荣捷先生著述详录·····	406
附录三 国外人名中英文对照·····	430
 致谢·····	438



4	Chinese philosophy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Pre-Qin to Sung-Ming, 1950s-1980s	/ 93
5	Return and plurality: Chinese philosophy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y since 1980s	/ 137
Chapter 2 portrait of a Pioneer: Wing-tsit Chan, His Life and Study		/ 180
1	W. T. Chan's school days	/ 181
2	Back to Canton	/ 206
3	A forerunner of Chinese philosophy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 215
4	"Master of Neo-Confucianism"	/ 274
5	W. T. Chan as a Chinese philosopher	/ 299
Chapter 3 A Study of W. T. Chan's Philosophical Thought		/ 306
1	Some problems about Chinese philosophy: W. T. Chan's reflections	/ 307
2	W. T. Chan's study on Confucianism and Neo-Confucianism	/ 331
3	W. T. Chan's new study on Chu Hsi	/ 357
Reference		/ 379
Appendexes		/ 398
1	A brief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W. T. Chan	/ 398
2	List of books, papers and entries by W. T. Chan	/ 406
3	Chinese names of some Westerners in this book	/ 430
Acknowledgements		/ 438

引言

关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哲学在海外的的发展是一个不太被国内学界重视的研究领域，其中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不外乎下面几个：第一是主观上的原因。直到现在仍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研究是中国人（包括华人）的自有领域，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国外学者的研究不过隔靴搔痒，难以登堂入室，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价值不大，不必在乎。第二是客观上的原因。一方面，自冷战以来，中外学术交流缺乏一个顺畅的渠道，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基本上乏善可述，我们对国外的情况不甚了解；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尽人皆知的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很多从事专业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外国语言的使用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既不能够与国外同行进行直接的对话，也不能自如地阅读外文原版专业著述。国内所收藏的国外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著作也寥寥可数。因此，海外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很难在中国学者圈中得到回应。这种学术交流上的“单腿跳”也影响了国内学者对海外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持续关注。第三个原因是中外哲学家在对中国哲学的学科属性认识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外高校和研究所对中国哲学课程的设置存在严重的错位。我们甚至在读大学之前就毫不怀疑中国有着 2000 多年的哲学传统，诸如孔、孟、荀、老和程、朱、陆、王等都是哲学家，再如报纸杂志上的中国哲学研究论文，以及不可胜数的中国哲学研究著作，似乎都在说明中国哲学的存在是个无可争议的问题。但在西方学术界和教育界却并非如此。

我们所熟悉的哲学家如孔子、老子、朱熹、王阳明等，在西方很少被认为是哲学家，而且直到现在西方的大学也只有很少的院系开设中国哲学课程。我们认为是属于“中国哲学”部分的那些中国文化资源，被划归到“宗教”或“中国（东亚、亚洲）研究”学科中，那些以此为专业的学者本身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中国）哲学家”，专业哲学家也不把他们看做是“（中国）哲学家”。基于此，中美双方在中国哲学研究这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就出现了不对等的局面，国内学界对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了解就只能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著名学者，同样也引不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

可喜的是，近 20 多年来，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正在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得到了迅速发展，双方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目共睹。通过学术访问、国际会议和讲学等多种途径，中外学者之间的了解与合作也日渐展开。同时，国内中国哲学界能熟练使用英语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还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中国哲学专业论文。但是尽管如此，中外学术交流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哲学课程被设置在哲学系之外的局面，中国哲学既不能与西方哲学开展有效的对话，更不能挑战其主流地位。在很多外国哲学教授眼中，中国哲学不过是“一道甜食”（杜维明语）。

一 东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哲学

除了少数几所高校之外（如美国的夏威夷大学），西方绝大多数大学的哲学系并不开设以“中国哲学”为名的课程，而代之以“中国思想”或者某一专题研究。中国高校哲学系所开设的中国哲学课程在西方大部分高校中都被放在诸如历史系、亚洲系（东亚系或远东系）中。在西方人看来，似乎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课程，这与我们一般人的看法相差甚大。如果说 1914 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标志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学科在中国已经存在近百年，而从其渊源上讲，则更可以上溯到两千五百多年

前。但这种说法在欧美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而其主流的看法就是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的学科。

（一）黑格尔的精神遗产

很早以来，西方哲学界就存在一种流行的看法，即中国没有哲学，有的只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形式，黑格尔是这种论断的始作俑者。黑格尔是第一个尝试系统地研究东方思想的西方哲学家，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从西方开始的，中国哲学在其形态上是宗教，在内容上则是道德说教。他认为中国人注重道德修养并视之为一种美德，是中国社会的支柱。其中孔子是中国的主要哲学家和精神皇帝，他的著作最受尊重，是任何思想权威所取代不了的，“然而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并加以夸美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美的只是这种美德”。所以孔子是一个道德说教家，“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孔子的思想“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它并不是真正的哲学。不只是孔子，《老子》和《易经》也没有达到用概念和范畴来思考的水平，在其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所以，中国人“从思想开始，然后流入空虚，而哲学也同样沦于空虚”^①。

黑格尔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立场极为明显，他对于中国哲学的论述也不尽是事实，但他的这一看法在西方却颇为流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②。法国著名汉学家、哲学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1951 - ）对中国哲学在法国的研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法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这种事情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只要查阅一下《中国研究》的书目统计，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来。因

①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115～132页。

②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3 (July 2001): 393 - 413, 以及 Carine Defoort, “Is ‘Chinese Philosophy’ a Proper Name? A Response to Rein Raud”, *Philosophy East & West*, 56.4 (October 2006): 625 - 660.

为所谓“中国哲学研究”的称呼，于这些书目中从未出现过，“意识”或“思想”并非是“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这样一种命名是否合理呢？^①

法国是“二战”之前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一直是欧洲各国中研究中国最为发达的国家，诞生了像沙畹、伯希和、马伯乐和戴密微这样的世界闻名的汉学家。法国学术界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了解是比较全面的，朱利安的上述提问，表明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仍是黑格尔的追随者。2001年秋，来华访问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与王元化先生的一次谈话中，很坦率地说了一句：“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虽然他马上作出解释，说他并无褒贬的意思，哲学和思想也没有高低之分，并说他的论断也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但是他的一席话的确让在座的人愕然^②。国外学者的这些论断使我们认识到，直到现在，“中国哲学是否存在”仍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朱利安和德里达的论述暗示，虽然中国没有一种哲学系统，但是不否认中国存在一种“思想体系”，这样的称呼与黑格尔的“思想形式”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黑格尔在作出这个结论之前，其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不言而喻，而朱利安和德里达则小心翼翼地试图超越（避开）这一立场。另一方面，他们也透露出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境况：它在中国是以“中国哲学”的称号存在的，而在西方它则被称为“中国思想”。

不用说，这样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美国学界。有学者根据1999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所公布的美国大学排名榜，选取美国中西部、西部、北部、南部各地区排名靠前的文科和理科大学（及学院）共87所，发现只有27所开设与中国哲学相关的课程，开设以“中国哲

① [法] 朱利安：《法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法] 戴仁主编《法国当代中国学》，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90页。

② 王元化：《关于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对话》，《文史哲》2002年第2期。

学”命名课程的仅3所。“说明在美国大学哲学系里，中国哲学课程的开设还很不普遍。”^①

（二）冯友兰：“实质性的存在”

中国知识界显然不能接受欧洲学者的上述看法。

哲学（philosophy）“本一西洋名词”（冯友兰语），中文词汇中原来并没有与 philosophy 对等的词语。1874 年日本学者西周（Nishi Amane, 1829 - 1897）在其《百一新论》中将希腊文 philosophia 和英文 philosophy 首次翻译成“哲学”，其后黄遵宪将此一术语介绍到国内^②。1914 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 年北京大学将“中国哲学门”改为哲学系。1919 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此后“哲学”一词开始在中国学界得到广泛认同。十几年后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的时候，“哲学”一词已经成为一个普通的中文词汇，而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也被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接受。

早期探讨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中国学者以谢无量、胡适和冯友兰为最重要，三人均有中国哲学史著作问世^③，而以胡、冯两先生的影响为最大。作为早期两个重要的中国哲学史家，胡、冯两先生对于哲学的内涵和对象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得出相同的结论，即中国思想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作为“中国哲学”的知识系统。胡适认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④对胡适来讲，中国思想传统中存在着对

① 武宏志：《美国大学哲学系的“中国哲学”课》，《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4期。

② 黄遵宪在任驻日使馆参赞期间曾撰写过《日本国志》一书，在该书《学术志》中，黄遵宪介绍了东京大学的学科设置：“有东京大学校，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法学专习法律并及公法。理学分为五科……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汉文学科。”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辑，卷九十六，台湾，文海出版社，第804～805页。

③ 谢无量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在1916年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于1919年出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但真正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范式革命的，当属于胡著和冯著。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东方出版社，1996，第1页。

人生切要问题的追寻，因此中国哲学甚至中国哲学史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胡适并且认为，早在老子、孔子之前两三百年的中国哲学就已经是“怀胎”在育了。

与胡适相比，冯友兰要小心得多。冯先生承认中国思想传统中没有可以用 philosophy 命名的学科，但“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所以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就是以西方哲学为蓝本，“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①。所以，他认为：“中国哲学虽然在著述和论证方面略逊色于西方和印度哲学，但并不缺乏系统性，即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②

所谓“实质上”的有，就是肯定中国哲学的存在。在为《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西学出身的金岳霖先生似乎并不认同这种看法。金先生说：

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有问题也有方法。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252～253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252～253页。卜德（Derk Bodde）在翻译《中国哲学史》时，他并没有将原作中的“绪论”完全译出，卜德甚至增加了原文中没有的一些内容。“绪论”（Introduction）开篇就说：

任何对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人经常会有三个疑问：第一，中国哲学的性质是什么，它对世界有何贡献？第二，是否真的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中国哲学缺少系统性？第三，中国哲学无进步，此说是真是假？

卜德在翻译此书时正在北京，其译文肯定经过冯先生的审阅，也即上述安排经过冯先生的认可。我们现在再看这段文字，是否可以认为卜德（冯友兰）此论就是针对那些怀疑中国哲学可能性的人而发？

因此，金先生指出，“中国哲学”这个名称本身就存在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史到底是中国的历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因此撰写中国哲学史就存在两种态度：一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的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西方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种则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对于前者，金先生认为不易做到，否则即便真的写出了中国哲学史，也“不见得就可以称为哲学史”，而后者则并无大碍，只要根据一种主张就能完成这一任务，甚至可以不根据任何主张就可以来写中国哲学史。胡适和冯友兰先生的工作就是例证^①。

但是中国学者还是开始使用并逐渐接受了“哲学”一词，更重要的是，随着更多的中国哲学论著和中国哲学史著作问世，中国人已经相信中国不但有一种与 Philosophy 相同的思想传统和系统，而且相信中国的哲学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发展，源远流长，不绝于今。

（三）从纯粹意义上的“无视”到“远不像过去那样边缘化”

欧美大学哲学系中基本上不设置中国哲学课程，自然也很少有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授。如安乐哲（R. T. Ames）所指出的，西方哲学的主流对于包容中国哲学的可能性仍持一种冷漠态度：

到目前为止，西方专业哲学家很少参与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中国哲学的工作。大体上说，西方哲学界一直“无视”中国哲学，而且是纯粹意义上的“无视”，至今仍然如此^②。

安乐哲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是西方自我文化中心有意无意的表现。西方职业哲学家在其实践中都强调西方哲学与非西方哲学之间的区别。传统上，哲学即是对“由哲学系统和理

①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617～618页。

② 〔美〕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编《中西文化与20世纪中国哲学》，学林出版社，1998，第189页。